

父辈的马灯

李霞

照亮他走向责任的征程。

父亲是生产队仓库保管员，吃过晚饭，他总是准时提起马灯，向生产队粮仓走去。他先要沿着仓库四周仔细检查墙根的每一处角落，遇到可疑的响动，把马灯举得高高的，仔细查看，巡逻一圈后，才走进仓库。他时而蹲身检查粮袋，时而起身巡视屋顶。那盏马灯的光，照亮了仓库的角落，也照亮了父亲守护集体财产的赤诚之心。这不仅是我童年最温暖的珍藏，也是信仰最初的模样。

农忙时，村里的党员会议总在晚饭后召开。我常蹲在窗根下，透过竹篱缝隙张望：摇曳的煤油灯下，十几位党员围坐长桌，队长用豁口搪瓷缸敲着桌面：“今年雨水大，得提前加固河堤。”父亲翻开磨破边的本子认真记录，墙上晃动的身影里，他的后背挺

得那么直。那一刻，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在我心底升腾——这是我的父亲，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党员父亲。

那年洪水来得凶猛，浑浊的河水咆哮着漫过堤岸。深夜的广播声刺破雨幕震醒了全村的人：“全体党员紧急集合！”父亲起身抓起蓑衣就往外冲，母亲追喊“当心水大。”他回头咧嘴一笑：“没事，全村党员都在，人多力量大！”很快融进雨幕。我趴在窗口，看一盏盏马灯从村里各处亮起，像星辰朝大队部汇聚。后来听母亲说，那个雨夜河堤险象环生，父亲和党员们跳进齐腰浊水，用血肉之躯筑成人墙，雨水裹着泥沙冲过来，他

笑，玉珍看我笑，在大娘催促下，才不好意思地吃完了。

夏夜里，月光灿烂，夜色如水，月光将树影画在地上，绘在院墙上，形成一幅幅精致的图画。鲁大娘爱在凉床上乘凉，要是鲁队长不在家，大娘就喊我和玉珍聊天，还时常拿西瓜给我们俩吃。

月亮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大娘嫌墙上的图画陈旧了，又将我们三人的近影画在了墙上，像坐船闲游的情态。玉珍指给我看，我惊喜地大笑，但似乎还缺点什么。玉珍抓过大锹当船桨，双手握着斜放的锹把，身子一前一后晃动着，作划船状。我也配合着，晃动着身子，像在微波上荡漾的姿势。鲁大娘见状，会意似的一笑，也摇晃着身子，配合我们。我们一边晃一边笑，笑声洒满了院子。还引来一群萤火虫，争先恐后地看热闹。

鲁队长进门说：“半夜了，还不睡啊？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呢！”

一把豁口的大刀

陈士润

没有二爷爷的墓，父亲这才哽咽地给我们讲了二爷爷的故事。原来，二爷爷是个铁匠，1931年春，因不满地主豪绅的欺压，带着自己打制的铁铁大刀参加了赤卫队，翌年转为红军，并随师继续东了解放了雷邱古城。7月7日雷邱保卫战打响，他与战友一起和敌人浴血奋战六昼夜。7月12日，城破前夕，他辗转回到家，把大刀交给爷爷说：“如果我回不来了，这把刀就给你，人留个念想吧！”转身又投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。

雷邱保卫战最终以惨烈收场，县城失守，千余名红军与赤卫队员牺牲。爷爷曾在牺牲人数最多的埋炮沟寻找二爷爷遗体，未见踪迹，又围绕古城找了三天三夜，也无结果，爷爷便寄希望于二爷爷随红军一起突围了。之后的岁月里，二爷爷杳无音讯，就像湮没在历史里的尘埃一样，唯有这把残缺的大刀，成了他存在世上的唯一凭证。

爷爷临终前，仍念叨着要证明二爷爷的烈士身份，可是战火摧毁了档案，幸存者散落天涯，无名英雄们认定成了无解的难题。

我渐渐长大，不再玩那些游戏。那把豁口大刀就被收进了老屋的谷瓮里，和其他杂物堆在一起。偶尔收拾屋子时看见它，才会想起儿时夏日的那些快乐时光……

去年雷邱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建成，网上征集相关历史文物，我想起了那把大刀，于是跑回了老家，在老屋翻箱倒柜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也不见大刀踪影。由于父母都已经驾鹤西去，这把豁口大刀的下落就成了无法查证的悬念。

英雄辈出，江山代代传。倘若二爷爷在天之灵有知，看见今日的家乡高楼林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应该感到欣慰，那些无名烈士的鲜血，终究浇灌出新生的土地。而那把豁口大刀所承载着的记忆和精神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赓续红色血脉，传承红色基因，铭记历史，不忘来时路。

有年清明，父亲带我去给爷爷扫墓，却发现

母亲是我在月头接过来的。接她来时，她糊里糊涂。这是母亲近两年反常的表现，且情况日益加重。母亲九十岁高龄，不能自理，这两年我们轮着照顾。

记忆中，母亲一向衣着朴素而不至于讲究。如今，她却愈发邋遢起来。一日三餐，不是米饭掉到地上，就是菜汤洒泼到衣襟，几次三番，三番几次。每见见状，我总是急忙起身替她收拾，笑着安慰她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人老了，手脚不灵便，都是这样。等我以后老了，恐怕筷子都拿不动了喽，还不如您呢！”不知是母亲信了，还是难得糊涂，她总是低着头，不言不语，无力地拨拉着碗中的饭菜，无声地叹息。

母亲天性好强，自己能做的事，从不愿麻烦别人，即便是后来渐渐老了也不肯。前年，母亲每次来我家时，若是提出帮她洗澡，她是死活也不肯的，宁可不洗。每次她洗澡时，我们娘俩就像打架似的，僵持上老半天。自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母亲突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帮她洗澡，她尽管还是不太情愿，可终究还是默许了，让我喜出望外。我一边帮她擦拭着身子，一边和她唠嗑：“从小都是您帮我们洗澡，如今您老了，我帮您洗洗、擦擦不是应该吗？再说了，在您面前，我一辈子都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。”母亲或许听懂了我的意思，无力地摇着头，呵呵地笑着，如孩子般开心。

帮母亲洗头时，她倒是很听话，叫她怎么做，她就怎么做，像极了小时候，她给我们洗头一般。洗完头，给她吹干。听着吹风机的呼呼声，她喃喃自语：“还是你们家里好，水来热，不要烧，一天到晚用不完！”母亲的话催生了我几分伤感。很显然，在她的骨子里，还有你我之分、城乡之别。在她看来，我是她的骨血，却非一家人。

母亲终究年纪大了，怕冷怕寒。每次给她擦身时，先上再下，快点、再快点；小心、再小心，生怕一把留神，浴巾磨破皮，或是弄疼她。用热毛巾替她擦完身，赶紧为她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再擦下身、到双脚。记忆中的母亲，身体一直很硬朗，腰板最挺，如今几乎佝成了一张弓，瘦得皮包骨头。两条瘦削的胳膊，青筋暴出，僵硬、无力。整个擦洗过程，母亲一直低着头，含着胸，尽力配合我，默不作声。尽管我不时逗她开心，她也只是“哼哼”应答。洗完澡，穿好衣服，像是受完了“刑”，母亲总是叹着气，嘟囔上几句：“唉，人活老，倒成了累赘！”她一边絮叨着，一边拄着拐杖朝沙发挪去。每每听到这扎心窝的话，我心里总是漾着莫名的酸涩，劝她不要这样想。俗话说得好，老母一百岁，常念八十几。在母亲的心里，似乎只有她爱孩子们的权利，却没有我们爱她的义务。从小到大，她总是幸福着我们的幸福，痛苦着我们的痛苦，唯独忘了她自己。

母亲的确老了，一日不如一日，常犯糊涂，言行较往常更加不可思议。刚来时好几晚，她几乎整夜不睡，深夜拄着拐杖，捣捣点点，从客厅到卧室，从卧室到客厅，“哒哒哒”地转悠。夜晚用过的纸尿裤，她不是东塞西藏，就是从窗口扔下，常招致保洁人员和楼下住户的抱怨。为此，我常下去向人家赔不是。平日里吃过的果皮、零食包装袋之类，叫她放进垃圾桶，她偏寻个没人的空档，偷偷地从阳台扔下。上完卫生间，忘记了冲马桶；零食随意乱放，弄得口咒、沙发、枕头到处都是。看着母亲的样子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心酸，更是心痛。

岁月无情，光阴如刀。母亲一天天天地老去。我无力拽住岁月的流逝，唯一能做的只能多陪陪母亲，待她好点，再好点。

母亲老了

荣维新

在康庄的时光

李太芳

在时间的长河里溯流而上，游过冬夏，游过春秋。抬脚上岸，还没顾上喘口气，双脚就踏进了五十年的工作组驻地：左王公社、李岗大队、康庄生产队鲁队长家。

鲁队长家的鲁大娘热情贤惠，屋子收拾得干净敞亮，就让我 and 郭玉珍住在了她家。其他几位工作组成员，住在另一处不远的地方。当时，说是进行路线教育，其实二十来岁的我们，正是需要别人教育的年龄，啥也不懂，能教育谁呀！好在我们运气好，碰到了王多才这样的几位好领导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，从农民朴素的情怀中，还真学到不少东西。

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，这句话用在我王多才主任身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他这个四十多岁的公社办公室主任，担任我们工作组组长，担子似乎重了许多。那时的社会形势，还处于晃晃荡荡的状态，像大病初愈，还没恢复健康的人，头脑还不太清醒。上面政策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让人琢磨不透，组长时常忧愁得长吁短叹，夜不能寐。几天前，刚布置我和玉珍等六人去生产队开会，宣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：不准上街卖东西；不准“兴”菜园；不准养猪养鸡；甚至连养鸡鸭也要限制数量。为的是集中精力，人们全心全意投入生产队劳动。可是还没宣传完，王组长就让我们停下来。说听了半夜收音机，觉得政策可能有变化。观察一天再说吧。说完就低下头，又在思索什么。

王主任说：“养鸡养鸭都受限制，农民买油买盐靠啥呀？”他要我

们谈谈感受。我们大都来自农村，当然感同身受。于是，以后只讲发展生产，搞好生活，再不提“割尾巴”的事。这期间还为康庄队兴修了一条机耕路，让“康庄”最先走上“大道”。接着又替他们买了一部打米机，建一个米机厂，让人们摆脱砸春手磨的艰难，一心一意搞生产。

尝到了生活的甜头，群众的积极性更高了。为了利用一切土地，多收一些粮食，年三十那天，我们还带领群众，到城东湖种小麦。北风呼呼，雪花飘飘，天地间雾蒙蒙一片。人们左臂撑着筐里的麦种，右手抓过麦粒，随着步伐，一步一撒。与其说干活，不如说在舞蹈。冷风卷着麦种和雪花，漫天狂舞，肆意挥洒，飘在半空中，落在地垄上，也掉进人们喜悦的心坎里。天道酬勤！真心对待土地，土地一定回报硕果，第二年午季，小麦果然获得了大丰收。这丰收的喜悦，给困难时灰暗的日子，又增加了一抹亮色。

虽然生活艰苦，工作繁重，但是有领导扛着，即使天塌下来，也砸不着我们“小个子”。

和鲁大娘闲着玩，便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就像女儿在母亲面前，撒娇似的自然。大娘没有女儿，一个儿子刚娶亲，新娘子很漂亮，但是腼腆。新娘子像她婆婆一样，热情厚道，说话张嘴就笑。有一次，她男人在东湖里捕到两只野鸭子，婆媳俩忙乎半天，居然给玉珍我俩留了一碗鸭肉。那可是一年到头难尝荤腥的年代啊！闻着那个香啊，馋得我们直咽唾沫，但嘴上还讲着谢绝的话。推来推去拒不过，才扭扭捏捏接过来，我看玉珍



卫修芝和她的庐剧班子

卫艾云 文/图



排练，她对这支队伍的热爱，源自于她对地方文化庐剧的喜悦。

这不，今天，她又带着大伙儿去唱庐剧了。街坊那家姑娘失散多年，前不久被找回来了。这丫头让她妈妈陪着去看看家乡的戏——庐剧。只见她欣喜若狂，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后面就跑。

这附近家里有啥喜事的，能请到卫大姐的队伍，那主人脸上可算有光了。

傍晚，在梁祝故里，在“咚咚锵、咚咚锵”的锣鼓声，像是围着那屋檐打转转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围过来。

“卫大姐，哪里唱戏？”路过的人总会这样和卫大姐打招呼。“过湾村有老人过生日，想听庐剧，待会儿我带大伙去凑个热闹！”人群中，那张熟悉的笑脸再现。身形矫健，步履如风，梳着永远整齐的马尾，一身火红的演出服，显得头发更加乌亮。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卫大姐卫修芝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。

庐剧在舒城历史悠久，卫修芝自小受家人影响，在很小的时就开始学这门文艺。“以前是男孩子学的比较多，因为这本身也是个体力活。好在父亲开明，让我和家里的兄弟一起学。”白天下地挣工分，晚上跟着父亲学这门手艺，就成了她的日常生活流程。十几个人在自家堆草垛的场子上，压腿、蹲马步、练习唱词、学步伐……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。

后来，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南下打工，这支队伍渐渐沉寂。一些队员也上了年纪，唱不动了。

一向压不住的卫大姐，发愁了。“不想把这门技艺丢了，老将在就不怕没柴烧，必须得上！”卫大姐为人热情、待人真诚的性格，深受周围好姐妹的喜爱，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，她决定成立一支队伍。这十几年来，方圆几十里，只要有活动，她是一场活动不落地跑着。卫大姐不是去送戏就是去

了。卫大姐很忙，要忙着教大家打锣鼓、忙着教大家练身段、忙着写剧本……主人家找她要提前，这提前还不一定能赶上。一旦是约上了，这消息就像是长了腿，前后几个村的老人们都会知道，等演出那天，他们像是和主人家一起在迎接一个无比重要或盛大的日子。

这个队伍里的成员来自各村，更准确一点，他们更像一个个杂班弟子。道具缺了，自己做。脸谱梳头之类，更是演员们亲力亲为。每次演出之前，锣鼓都要试试，一来找找节奏，二来也是释放演出要开始的信号。当然，这锣鼓一咚咚锵，附近的货郎挑准时会出现。那货郎挑的担子里玩意儿多，拨浪鼓、铁皮青蛙、泥塑娃娃、五颜六色的弹珠、还有各种造型的麦芽糖。货郎挑走南闯北，听得多、见得多，每次来都要和卫大姐她们说上一会，这说话的功夫，孩子们也是四面八方地围过来要这要那的。其实这些东西质量算不上好，但是孩子们就是莫名喜欢，大人们也经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，纷纷乐呵呵地掏口袋去完成孩子的心愿。

乡下唱戏，这戏台子搭得也没什么讲究，地平坦就好。空气里，除了人声，还要杂着稻花的香味。不一会儿，这演出就要开始了，锣鼓喧天的，好不热闹。一茬一茬的人往戏台这里赶，放眼望去，黑压压一片的大头。有人是垫着脚尖，伸长脖子；有人嫌挤着，干脆就站到田埂上，若是看不清，再搬个泥土块垒起来站上去看。台上演员的喜

怒哀乐牵动着台下观众的神经，而小一点的娃娃们聚在一旁，不看戏，而是专门去关注旁边的唢呐手——看那腿帮子一起一落，更是引得娃娃们哈哈大笑。

终于等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登场了，演员水袖一甩，碎步走起来，还没开口，这戏台下就掌声雷动。一声“梁兄”喊得大家如痴如醉。十八里相送的经典桥段，大伙儿是百看不厌。

末了，所有的演员都登台鞠躬致谢。这时候，主人家会吆喝一声，今晚的戏好看吗？一句“好看”让主人家倍有面子，大伙儿也特高兴。演出结束后，大家还在接头接地地议论着今天演员谁唱的好，谁的表情到位，谁的动作标准……

此时，戏台后，卫大姐团队的成员们正在搬道具、收戏服，很多群众还是意犹未尽地来和演员们说说笑笑。

朦胧的月色，微风拂过脸庞，演员们湿透的衣服就是今晚演出的最好证明。

清点完毕后，卫大姐要带着队伍把道具送到储藏室，一次忙碌的演出就完成了。通常演出结束的第二天，大家还要再复盘下，再雷打不动地练功。“一日不练功，自己知道；三日不练功，观众知道。”卫大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“练功苦不苦，当然苦，可一想到台下观众的那一张张笑脸，我们这些演员的苦就值了。传统的庐剧，如《十八里相送》《孟姜女过关》，我们这代人不再去唱，可能会断了……”

卫修芝和她的队员们，没有华丽的戏服，没有精致的妆容，却给田间地头带来无数的欢声笑语。



「农民画家」和他的墙体画

程度厚 文图

被当地人称为“农民画家”的陈福道，虽年逾七旬，但耳不聩、眼不花、身体矍铄、老当益壮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用擅长艺术融合乡土元素，用墙中的画笔描绘出一幅幅和美丽乡村图景——贴近生活、贴近农村、贴近农民，深受广大喜爱。

四十多年前，陈福道初中毕业，留在生养他的叶集区姚李镇曾营村。白天，他挑着锄头在田埂间劳作，夜晚，煤油灯下正摆着他用废旧报纸裁成的画纸。村里的老辈人笑他“不务正业”，他却把麦浪翻滚的金黄、荷塘摇曳的粉白、炊烟升起里的朦胧，都悄悄收进了画里。这个整日与泥土打交道的后生，心里藏着对家乡那片热土的神情，装着农村那片土地的绚丽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村里的年轻人陆续离开，曾经热闹的村落渐渐冷清。陈福道却固执地守着老屋，守着他的画一辈子的村庄。清晨，他踩着露水去田边沾着晨霜的草叶；黄昏，他蹲在石桥上捕捉夕阳给河面镀上的金边。老井、歪脖子树，在他的画里都有独特的身影。他总说：“这些老物件啊，就像村里的故事，我得把它们都留下来。”

前些年，经过天长日久苦练，终于勾勒一幅展示《春夏秋冬》四季画图。画里，春有桃花灼

灼，夏有莲叶田田，秋有稻谷飘香，冬有白雪皑皑，每一幅都凝结着他对象乡这片土地的情愫。村民们围在画前，看着画中熟悉的场景，回忆起儿时时在田野里捉蜻蜓嬉戏的时光，个个伸出大拇指夸个不停。

陈福道的作品分别参加“书画进市展”、“书画进社区”等，姚李综合文化站书画室有多幅作品常年展览。“我的画只属于家乡这片土地。”陈福道常说。节假日，他教村里的孩子们画画，教他们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。孩子们跟着他穿梭在田野间，学着用色彩描绘花朵、田野、庄稼，用线条勾勒阡陌纵横，给孩子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成为乡村一名编外的“美术老师”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陈福道又坐在了老槐树下，手里拿着画笔，沉思冥想。一阵微风拂过，他的乡村情，早已融入笔尖，化作一幅幅动人的画卷，诉说着对土地最炽热的爱，也守护着一个村庄的灵魂与记忆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“农民画家”，他用目光审视家乡每个角落，他用脚步丈量村庄的每一寸土地。几十年来，他远赴河南、淮南市、霍邱县，近到叶集区、姚李镇漫山红村等十几个美丽乡村，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乡村《村规民约》《邻里和睦》《法治引领，依法治村》《五讲四美》等一幅幅让群众耳目一新、引人入胜的宣传墙绘，记录着乡村和美，民风淳朴的崭新风貌和乡村美景。

“因为我是农民，我画的就是我每天看到的、经历的生活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都在我心里。”他的话朴实无华，却道出了乡土艺术的真谛。艺术源于生活，只有真正热爱生活、扎根生活的人，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、的作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画技逐渐成熟，每幅作品间，也融进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情感。

他的绘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年轻时，他和村里大多数画人一样，忙着种地、养家，只能在农闲时拿起画笔。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，他就自己摸索。几十年来，他总结出要想把画画好靠“四勤”：眼勤，留心多观察事物；腿勤，多走动到野外去；嘴勤，多拜访老师指点；脑勤，多动脑发挥想象力。

如今，姚李镇浓厚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批像王和文、叶超凡、杨道群等书画爱好者，他们用画笔为乡村留下了珍贵的影像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的美丽与生机。他们就像一个个播种者，在乡村的土地上播撒着艺术的种子，让乡村这块沃土上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。在他们的画笔下，乡村美景被定格成一首首永不褪色的田园诗。